

手拉手追求美好理想 心连心分享真挚感情

上海水上运动中心到处洋溢欢声笑语

昨天的淀山湖,帆星点点、龙舟奋进,中外智障人士和健全人融合运动,洋溢着的不只是阵阵欢畅的笑声,还有携手追求美好人生的理想。

融入团队

高中生张砚钧拜特奥运动员为师,学习如何划龙舟。划桨要用力,转腰要适当,短短10天,张砚钧便融入了这支中国台湾龙舟队。

张砚钧是自告奋勇加入龙舟队的。六年级时,砚钧第一次参加智障儿童夏令营,他向父亲抱怨,“孩子们好调皮,当众脱裤子,我得使出很大的劲抱住他们。他们还来追我打我,看,膝盖都破了。”父亲告诉他,“老天赐予我们健康的身体,那是我们的幸福。而智障孩子是不幸的,需要我们的帮助。”砚钧牢牢记住了父亲的话。

有同学嘲笑他,“当心你也变得和他们一样傻。”张砚钧总是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讲道理,感染大家。张砚钧的努力没有白费,上高

中时,在他的号召下,全班23名同学加入了在台湾举行的东南亚滚球锦标赛志愿者队伍。

收获亲情

美国式街头打扮、国语字正腔圆的美籍华人吴周逢人便说:“我是中国人,请和我说中文。”在浦东高行镇的社区活动中,吴周和上海阿婆一见如故。健全人搭档道威尔·耶茨称:“吴周是中国和美国的结合体,独立、热情。”

除了乡情,吴周在特奥运动中还收获了浓浓亲情。64岁的耶茨先生有12个孙子辈亲戚,但很少往来,5年来,更多的时间是和吴周在帆船上度过的。“他像父亲一样。”吴周如是说。耶茨喜欢慈祥地看吴周在船上兴奋地大喊大叫:“我教他掌舵,不是为了让他成为

专业运动员,而是帮助他享受人生的快乐。”

分享快乐

澳大利亚帆船队的特奥运动员一周前才聚到一起,来上海的飞机上,运动员布劳茵·伊伯特森主动站起来发表“战前宣言”:“嘿,大家一起来,你能行。”很快,互不相识的运动员打成一片。

在同风浪搏击中收获信心,布劳茵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是否遭遇过暴风雨天气?布劳茵莞尔一笑:“即使水倒灌了,我也不怕。我喜欢这股海上激情。”越来越开朗的布劳茵,加入攀岩俱乐部,广交朋友,还在幼儿园当上了助教。出门逛街时,常会有小朋友兴高采烈地奔过来,亲热地抱住布劳茵:“我好想你,伊伯特森小姐。”布劳茵不忘强调:“我有很多好朋友,我要感谢他们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

布劳茵还介绍了好几位智障人士加入帆船队,在训练中扮演大姐的角色。她常常与队友分享自己的快乐生活,“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学着独立。”本报记者 陶邢莹 详细 07100610501

“码头工人”齐唱《纤夫的爱》

——记特奥会帆船比赛志愿者

服务本届特奥会帆船比赛的大学生志愿者,这几天在上海水上运动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帮助运动员升降帆、拖船,累得满头大汗,却忙得快乐充实。

昨天傍晚,志愿者在拖一条帆船上岸时,由于西班牙运动员加西娅没有将舵放稳,船一下子倾斜了,水差点倒灌进去。马上一边有人提醒,“慢点,慢点,注意保护运动员,不要翻了船。”一边又有人主动安慰加西娅。这时,加西娅惊慌地喊叫起来,上海政法学院的张俊超二话不说,一下抱起加西娅,大

步走上岸。顿时,全场响起一片掌声,加西娅双颊绯红,结结巴巴地轻声说了句:“Thank you。”不知是谁,带头唱起了《纤夫的爱》。

担任帆船比赛的志愿者,简直就是“码头工人”。22名男生志愿者,每天在太阳下暴晒10小时,个个成了小“乌贼鱼”,还有人脱皮。卷起裤管,不停地下水、上岸,再下水、上岸,还要饱受蚊虫叮咬,不少人生了脚癣。5个比赛日,每天有44条船上下岸,每条船由6名志愿者负责拖,平均每人拖船近15次,若是遇上风力变大,帆船可能

会临时上岸休赛,这样,每人每天可能要拖30次以上还不止。这还不包括平时的自由训练,因此,志愿者必须时刻待命。由于比赛时间机动,大家没有固定的午饭时间,每天都是匆匆吃几口“麦当劳”。

苦归苦,但昨日的淀山湖畔笑声阵阵。当初报名参加志愿者服务时,没人料到自己干的是体力活,但不少人表示,“在所有比赛项目中,帆船比赛视野最开阔。看运动员用宽广的胸怀挑战大自然,我们的心情也格外舒畅,不觉得累了。”本报记者 陶邢莹

场场系鞋带 事事要操心

芬兰排球队教练兰凯尼·加里处处为队员着想



■ 芬兰排球队员(左)在教练的关爱下全身心投入比赛 彭幼龙 摄

疾步奔进场,下蹲、弯腰,快速为“9号”系好鞋带,又迅疾移到“7号”,重复上述动作,又系好一双鞋带……昨天,在师大体育馆排球评估赛上,短短3分钟内,芬兰队主教练兰凯尼·加里先后为4名运动员系鞋带的场面令观众动容。每系好一双,他还拍拍队员肩膀,既像兄长又像父亲。

记者留意到,与美国、俄罗斯等国运动员不同的是,芬兰队10名队员几乎人人绑护膝,尽管不少人仍然能够自如地曲膝弯腰,但还有四五名运动员需要教练帮忙。“他们膝关节无力,能够站立蹦跳已属奇迹。”

在兰凯尼·加里看来,人高马大、二十好几的运动员其实还是孩子,虽说参加排球运动的特奥队员智商都在50—70,但依然让人操

心。“我的主要任务并非教他们练球,而是让他们像正常人一样,树立信心,融入正常人的行列,这才是我最大的责任。”

为了这个“最大的责任”,他心细如发,几乎事事都要操心。以系鞋带为例,由于队员需要跃起扣球或拦网,加上腿脚本身不方便,鞋带松掉是常事。一场训练或比赛,他站起蹲下五六十次,有时累得腰都直不起,却总是乐呵呵面对运动员。一名特奥运动员从连正常走路都摇摇摆摆到能够跳跃自如,其间除运动员自身付出的血汗外,更离不开教练员的“既当爹又当娘”,兰凯尼·加里更是如此。最近,球队又配备了一名教练员,这下可好,一个做爸一个做妈,分工明确。

本报记者 郭剑烽 通讯员 范小锋 胡颖婕

快乐滚球 美丽人生

特奥运动员生活因参赛而改变

花花绿绿的球凌乱地排列在场地正中,轻轻抛出手中小球,一道美丽的弧线后,或欢呼喝彩或悻悻懊恼,特奥运动员的情绪全被小球走向控制。眼前这项普通的运动,竟给他们带来人生的改变。

第十二届特奥会滚球项目在嘉定体育场开赛。尽管对项目本身陌生,但观众投入的掌声,志愿者细心的服务,都让参赛运动员有了明星般的自信感受,体会到爱与包容的丰富内涵。

手牵手一对一地全程陪同,来自同济大学大三的曾诚是冰岛选手的陪同志愿者。他在场边不断为选手加油鼓劲,尽管与冰岛选手语言沟通存在障碍,但借助简单的手

势,曾诚与外国选手之间已培养出默契。

“这个项目根本不像想象中那样简单。”曾诚说。几天前,他曾好奇地尝试,提出与冰岛选手比赛一局。手中小球看似普通,却根本不听自己指挥,比赛中,几乎所有的球都被他扔出边线,惨败的结果让他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

“比赛本身也许并不是很精彩,角逐也不是很激烈,但是运动员们通过这项运动所表现出的乐观向上的精神面貌和特殊的体育才能,值得我们尊重。”采访中不少志愿者和观众都表示,这些特奥运动员能自信地站在赛场上,本身就是一种胜利。 本报记者 厉苒苒

照片里的故事

奥地利滚球运动员哈维德格·托马斯场上表现可谓与众不同。每次出手前,他都会仔细观察场上局势,想出出球的线路。球一抛出,他的视线就会一直跟着球儿移动,神情非常专注,而一旦打出好球,他会高兴地握拳大吼:“YES!” 本报记者 周国强 摄影报道

